

奇特的相会

西安 闻 频

七十次特快徐徐地离开了宝鸡车站，暮色已经降临。列车长郭青匆匆赶到我的铺位前，为我打开了车窗，说：“注意点，快到了。”我忙把头伸向窗外，象期待着海市蜃楼的出现似的注视着这个奇特的会见。

从列车长饱蘸感情的介绍中，我对这位还没有见面的老列车员刘泽忠师傅，已经充满了敬意。他是在一九五八年开发大西北的热潮中，辞别了身在陕西的父母弟妹，只身投入戈壁的。从此，他把自己的青春和精力，献给了这两条熠熠闪光的铁路线，献给了乌鲁木齐至北京的八千里路云和月，献给了千千万万的夫妻、父子、兄弟、姐妹以及朋友、同志和情侣的相逢和团聚。而他自己和父母的相会，却创造了这样一种别致的方式……

“到了！你看！”郭青的提醒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向前看去，在列车运行的左前方约一百米处，果然有两个人影站在暮色里，望着驶去的列车。这时，前一节车厢的窗口，也突然伸出一个人的头来，同时还伸出一只手臂。我知道，这一定是刘泽忠师傅。列车风驰电掣，“刷”地一下，便越过了老人站立着的小桥，我忙调过头，只见暮色中那两位互相搀扶着老人，依旧高高地扬着手臂，扬着两只苍老的手臂，这是在

向儿子招手，也好像是向列车致意。相逢倏忽，谁也顾不上说句问候的话，但双方都全部领会了对方的心曲……列车已经走出很远了，模糊中，我依稀还看到那两位白发老人在昏暗中伫立着，望着列车隆隆东去……

我的眼睛湿润了。郭青见状，似乎在解释：“你才见了一次，我们见得多了。有时天不好，刮着大风，下着雨，老两口依旧打着伞，或者伙披一件雨衣，仍然站在那小桥上，我们看的人，都忍不住掉泪……”是啊！这动人的场面，谁的心灵能不为之颤栗呢！

在软卧的乘务室里，我拜会了刘泽忠同志。他已年过半百，但精神矍铄。关于他和父母这种奇特的相会，他没有多说什么，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。是的，二十多年来，夏天，冬天，风里，雨里，他们曾有过多少次这样的相见啊！他习惯了，老人也习惯了。从乌鲁木齐到宝鸡，有两千多公里，单程也要两天两夜，工作又这样繁忙，探一次亲，谈何容易！

我说：“刘师傅，再干两年，退休了，好好和老人团聚团聚！”他却一笑：“我计算过了，今年五十一岁，身体还好，我要再干它九年，再跑二百趟北京哩！”多豪迈的语言啊！我被他那颗金子般的心深深打动了。我们经常出差、探亲，经常乘车，可是谁曾留心过我们的列车工作人员这崇高的心地呢？为了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团聚和欢乐，他们是怎样地在割舍着自己的骨肉深情啊！

列车在轰轰隆隆地驶驶。我的心，也翻腾着浩浩荡荡的波……

清手续

泾阳 徐战文

潮水般的人流把我推进车门，走道上一张折着的“大团结”立即跳入了我的眼帘，我心里格登一跳，随即弯下腰，把那张拾块钱拣了起来。

我捏着那张十块钱，默默地向周围扫视了一圈。车上许多人盯着我：

目光是沉默的。车开了。一位束着“马尾松”的胖姑娘拿着票夹在车上移动：

“同志，请买票！”我的目光朝左右一扫，慢慢地将那张带着热汗的钱举了起来。还未及开口，周围的目光“啊”一下随“钱”而动，仿佛在追逐一场世界女排冠军的激烈决赛：

“啊，他咋用拣的钱买票？”

“哼，这小子也真是……”

我对“马尾松”说：“同志，这钱是我刚才在车上拣的！”

“嘘——！”一场惊心动魄的“决赛”结束了，那块在空中悬着的石头落了地。许多人都默默点头，仿佛在为自己的“精采表演”而祝贺；这才像个小伙子！

“马尾松”立即抬起头，那两只紧盯着钱的眼睛闪出了惊讶的光：“拣的？……好，回去我一定交给站上。”她冲我微笑着点点头，把那张被我暖热的钱放进了肩上挎的

小牛皮兜。钱，看不见了，人们的目光也乱了。他们儿时瞅瞅那个装钱的小牛皮兜，时儿瞅瞅那位挎着小牛皮兜的“马尾松”，时儿又返回来瞅瞅我这个“拾金不昧”的小伙子，仿佛在说：

“一定交给站上？当真？”说也是，汽车进了站，旅客们天南海北，各奔前程，那钱她



“开拓者”征文

到第一线去发现、歌唱

——评《建筑工人的气质》

宝鸡 文清

火热的工地生活，四处奔波的建筑工人该怎样表现呢？他们的思想、感情该怎样抒发呢？诗《建筑工人的气质》（陕西工人报八四年元月十七日），不仅正面抒发了工人阶级的豪情，同时也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——到生产第一线去发现，歌唱。

……是塔吊巨臂上沉甸甸的责任呵——是一层层的希望正在升向金橘般的太阳……正是这责任才显示中国工人阶级的本质，正是这希望才使得

建筑工地火热，写诗不也同样道理吗？前些年“小花、小草”多起来了，朦胧、晦涩的色彩浓起来了，第一线的生活不反映了，难道真的是第一线生活不美吗？西欢雕塑家罗丹说：“美是无所不在的，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。”因此，到第一线去发现，到第一线去歌唱吧，真正的诗是在那诞生的。……是天南海北，早春、寒冬，/所赋予的豪迈、奔放、粗犷。/这“建筑工人的气质”不也是诗作者应有的气质吗？这恐怕是这首小诗真谛之所在吧！



延河情思

城固 宋文杰

一曲信天游，从高原的幽谷飘出，清脆活泼的音符，把心灵的琴弦拨动，驼铃声声，驱散沙漠上的单调和荒凉，给跋涉者干涸的瞳仁里以翠绿的憧憬。向往大海，去会合黄河涛汛，浏阳浪花，沿路接纳小溪，开拓一条弯弯曲曲的路径。

呵，延河在歌唱，叮咚，叮咚……

有幸福的回忆：为毛主席饮过战马，洗过征尘，有光荣的历史：为毛主席煮过南瓜，润过笔锋，燕子从远方飞来，在你身边栖息，唱鸣，波纹里，录下延安火炬，南泥湾的歌声。杨家岭、万花山留下了你芬芳的脚印，一条彩带，抖开了边区春天的昌盛、繁荣。

呵，延河在歌唱，叮咚，叮咚……

中华民族的圣河呵，长青的生命，在每一个热血男儿的脉管里流动，曾唤起跋涉者信念和勇气的驼铃声，将把越过防风林带的尘沙澄清，一条从春天流向金秋的花溪呵，定会浇灌出社会主义文明的万紫千红。

四十七只手的启示

——评小说《头一堂课》

孙豹隐

小说《头一堂课》（载《陕西工人报》八四年一月十日）的情节简单极了，一个不满十二岁的男生，在前排女生的背后挂了一张写有“我是男生”的纸条。这恶作剧顿时激起了刚走上教师岗位的青年教师的愤怒。他先是喝令那学生“出去！”后又将小家伙推出了教室门，取消了其听课的权利。对教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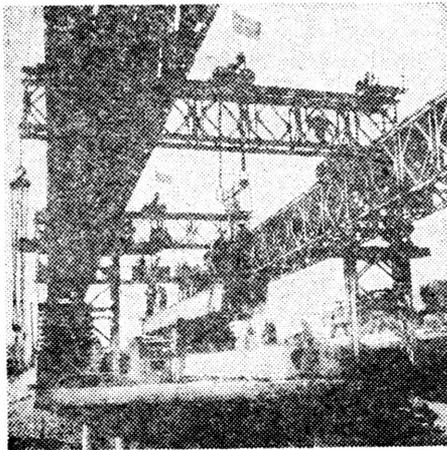
的举动，全体学生用眼光做了回答，怀疑？责备？或者——面对四十七个学生一齐刷地，一致同意犯了错误的同学返回教室而举起的四十七只手，青年教师愕然了！“这第一课是谁给谁上课呢？”我们读到不少作品，大都从如何教育孩子这个角度挥笔洒墨。而《头一堂课》却别出蹊径，通过青年教师在小学同学那里得到教育和启迪的生动描述，在有限的篇幅里注入深邃的内容，雄辩地揭示了要教育学生的首先得了解他们，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的哲理。然而，倘若作品仅仅从概念上来演绎这种哲理，那距离真正的艺术品仍有千里之遥，也谈不上动人心弦。《头一堂课》不是那样。小说删去夷夷，凸出主干，调动艺术手段，牢牢抓住搞恶作剧的男孩子的一举一动，来烘托艺术氛围。你看，那个干了错事的男生一听到老师叫自己的名字，从回答的声音中都透出了害怕来，当老师叫他到前边来时，不禁眼里汪起了泪水，一旦听到喝令自己出去，他“立即抱住了桌腿”，“最终被推出教室后，则大喊着‘我不敢了……’”这一系列

……各项指标、参数、曲线都达到了设计规定。

“成功了！”

一个惊喜的信号传入了大脑皮层……半年的心血、失眠，半年的汗水、苦战，此刻一并得到了偿还。

则大喊着“我不敢了……”这一系列



龙门起吊 魏少云摄

葡萄架下

省金属结构厂 顾剑峰

车间门口的那架葡萄，是在我懂得人生在于贡献的道理时种下的，如今已经根深叶繁了。我喜欢它，喜欢那攀援伸展的藤条，喜欢那遮天荫地的碧绿。

多少次，我昏头热脑地从革新组走出来，身不由己地到了它身边，它用那宽大的叶片给了我大脑一片清凉，用叶片上那清晰可辨的脉络，引导我思索……

我喜欢那委婉盘旋的嫩生生的触须，多少回，它触发了我的灵感，萌动了全新的设计。

终于下了决心：不要皮带的伸缩、用葡萄藤般的钢丝绳来传递力，不要那令人眩晕的圆，把散热片做成葡萄叶般……

收获的季节到了。葡萄架结出了一串串晶莹的珍珠，那是成熟了的信念。

伴随它一起成熟的，还有那革新方案。

试机

多么急切！像产床上的产妇，急切盼着听见新生命的啼喊。

多么渴望！像农夫面对成熟的庄稼，渴望开镰。

棉衣穿不住了，尽管眼下正是三九寒天，但燃烧在心中的那团渴望成功的火早已把周身烤热……

冷静些，理智在不断提醒我，任何微小的疏忽都可能导致失败。我强按住胸中那头奔撞的小鹿，又一次仔细地检查……

不用再犹豫了。

像战士在勾动扳机前一样，我轻轻屏住了呼吸，打开了启动开关。仪器运行了，发出一阵蜂鸣……